



唐書

四十五



伊 8
1.735
259



特
1735
259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唐書二百十五下

唐書二百十五下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
 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為左賢王專制其兵
 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噉欲谷者以女婆匄為默棘
 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厥部種多貳
 默棘連乃召噉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眾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
 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
 人怨怒及姜晦為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為生晦悉還之
 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
 追之眾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為二隊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隊默
 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噉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
 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噉欲

新金圖書
 此係八年明治
 月八日
 州山諸田一人
 所購以贈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疆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術默棘連當其策卽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駿統之期八年秋竝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噉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駿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卽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

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三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卽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噉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噉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三虜方

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卽請以使召其大臣
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噉
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而役也
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
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
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
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
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頭首賀曰陛下神武
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弧
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
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
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噉宴紫宸殿詔

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特勒死使金吾
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
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
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婚旣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栗必
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噉所毒忍死殺梅錄噉夷其種乃卒帝爲
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
其子爲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人朝其弟嗣立
是爲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爲登利可汗
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
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匄與小臣飫斯達于亂遂
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
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卽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

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竝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亾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匄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

骨咄祿婆匄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密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卽突厥西雷荔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努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

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
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卽授阿波兵十萬使與
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
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旣禽國人
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
漫立是爲泥獞處羅可汗政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
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畱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卽自
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
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
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
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
兵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

國人皆不欲旣被畱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延龜茲
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
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
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
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
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
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
射匱亦連年係貢條支巨邪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
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
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
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旣

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
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
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
且畱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強不以恩結下衆怨多
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齎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
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
爲小可汗旣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
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亾在
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
國拏鬪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
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
定何遽昏爲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

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其以兵擊俟毗俟毗
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亾立卽北討
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復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利者於國
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
亾入焉耆未幾没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護
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
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
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旣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
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
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
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
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

唐書一百一十五
唃唃廝囉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
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
咄陸部置五大噉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侯斤居碎葉
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統
吐屯以兵襲之唃唃廝囉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唃唃廝囉與其弟
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侯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
大可汗以唃唃廝囉爲小可汗會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爲其侯斤
所破唃唃廝囉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
汗而與唃唃廝囉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
令於咄陸其東唃唃廝囉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
建廷鐵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唃唃廝囉
部吐屯侯列發以兵攻唃唃廝囉唃唃廝囉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

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酋迎伽那設
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
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東薄
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
時咄陸兵寢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
以敦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
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
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
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侯斤之城抵遏索山斬千餘級
降處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畱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安曰我
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
道米國卽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貨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噉怒奪

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吸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士
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
國左右亾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亾阿悉吉闕俟斤
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
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
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
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旣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
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鬪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
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
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
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

可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
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代步真居多羅斯川
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
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亾
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
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
討龜茲請先馳爲鄉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
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
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卽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
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啞運入宿衛啞運中
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啞運卽勸賀魯引而

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
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曰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啜
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
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啜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
半俟斤而胡祿啜闕賀魯壻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彊勝兵至數
十萬以啞運爲莫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
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
總管右武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
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
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
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
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畱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

雖嚴冬風勁兵苦戰墮又不可久畱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餘死
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
願發射驍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
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
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
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
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
瑤池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
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禁護
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
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
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

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但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窮討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陁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躡北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閏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零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

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干據柵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陁運將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齋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旣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亾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旣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

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匄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嗚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曠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竝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亾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槩於石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卽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

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陸葉護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卽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匄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

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儉毋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會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匄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

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與昔亾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積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廷都護湯嘉惠等犄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尉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卽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璟臣頊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

以娑葛疆很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濠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亾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亾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浸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卽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延州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尉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嗚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

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俄與其將闕噉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卽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旣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噉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噉畱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噉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厥施別種車鼻施噉蘇祿者哀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善撫循

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二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詭猾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閱一二歲使者納贖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答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兵掠四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貯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卽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

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竝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窶不聊故鹵獲稍畱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孿不事事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吸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尒微特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答挾銳兵與拔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尒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亾數萬人悉與拔

汗那王諸國皆降處木昆訇延闕律吸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
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稽
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律吸爲右驍衛
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顯疇其功嘉運俘吐
火仙骨吸獻太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頓
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
騎施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卽誘諸落
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羣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
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
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答誅斬之以大羣官都摩支闕頡斤爲
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
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亦

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
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
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
及其破滅有特厖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
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
攻而亾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華
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其心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疆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
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
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
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代暴取亂蔑如

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亾信有由矣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終

藝文四庫

唐書二百十五下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藝文四庫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偃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苾副相曰論苾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

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厲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宥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氊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氊爲槃凝麩爲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麩麥蕎麥登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峰馳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塹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挾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

俗重鬼右巫事羶羶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旣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鵲甚急鵲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

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
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
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
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
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
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
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
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忝青海之陰盡取其貨畜又攻党項白
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
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
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
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

闕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
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
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
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辭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
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
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
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
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
之自褫氍毹襲統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
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
竝臣治之高麗侍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指日凱
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雁也臣謹治黃金爲鵝以獻其

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卽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卽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磴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盃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基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

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疆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昔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干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竝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問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飢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

四鎮竝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
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吐蕃并護
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
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爲涼州
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
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
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
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罷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
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
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
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
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答然以仲琮非用

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
渾脩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許
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
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
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
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
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
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
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雋州都督拓王奉益
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
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
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

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為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鄙俄為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

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雋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為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普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咎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即其部置葉州用咎插為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竝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

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

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侯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癘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

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卽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踏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劔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

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嵩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組梁漾濩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組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歔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空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

定境於河源焉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空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辭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琚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琚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人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

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前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卽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栝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

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懼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奐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駭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奐率秦川都督張景順約齊寤躡出青海西方水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濱海君奐縱兵作

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奐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奐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奐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未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

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党項交構二國故失權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竝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晉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鬪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

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
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
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
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
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
書李嵩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
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
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
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
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
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喻令
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

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
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
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卽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
虜畜牧被野明年僉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
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
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
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
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恨召拜河南尹旣而與惠琮俱見犬崇疑
而死誨亦及它誅蕭晔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
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
橋竝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
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

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
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
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昱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
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劔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有文吏
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
兼瓊謀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
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攻維州
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
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
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將藏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
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
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

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訓死之又明年惟明
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
又禽其相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
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
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
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
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
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乞黎
蘇籠臘贊死子罕悉籠臘贊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
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
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取嵩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

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蓋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澁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

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劔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摩尚息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充任敷以兵略鳳翔蓋屋於是京師

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卽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窰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在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終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魏川屯鳳圖
氏雷南南中

唐書二百一十六下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辭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宐祿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論泣陵偕來請境鳳林關而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尚悉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專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尚悉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涇邠渾瑊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戶瑊整卒夜襲其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吳損脩好

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首領千人牛羊廩糧甚衆獻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雷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鼓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

宗卽位先內靖左鎮顧歲與虜確其亾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

悉結嗜殺人以劔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
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
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
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
牲鎰欲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
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穴從
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
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執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
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
同谷劔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
劔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
極賀蘭蒙它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

耕邊田旣盟請鎰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
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
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
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
李昌夔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
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
享詔左僕射李揆爲人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
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
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
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
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
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

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曇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倉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三年命左庶子崔澣李鈺踵使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卽以貴將論頰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人見天子諸將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澣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

夏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侯碑什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復使澣服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旣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衙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叢嚴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

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賊軍城將梁奉貞亦隸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城不知也。客請城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容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城不知所出，悉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弁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與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杙地繫而什蒙以罽，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構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

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城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脫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弁歸唐，而囚漢衡。叔矩河州辛榮、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戍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全，頽乳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弁日華、榮志、信澄、良賁、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日華、延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汧，陽間連營數十

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略
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斃大木塞安化隘處虜
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
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
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
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
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
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
石投市井皆滿爲虛梁絕塹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
間亾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
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据高虜所進
退候火易通旣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莩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

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
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
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
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
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嘗以盛秋及是得唐俘
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又寇寧州張
獻甫拒斬裁百級轉剽鄜坊乃去五年韋臯以劔南兵戰臺登殺
虜將乞臧遮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舊州地久之北
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
爲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
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州塞

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母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裁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與兼中丞杜彥光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籠乞悉莖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首領論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

虜虜使者農桑谷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韋臯取新城虜治劔山馬嶺進寇臺登雋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禽籠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于烏蘭橋韋臯拔末恭顛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湮隍墮陁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勲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等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雋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

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
論莽熱沒籠乞悉莖兼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引兵
十萬援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悉莖
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
者論頰熱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辟伾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
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
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
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
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
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
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
也亦曰鉢掣逋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達致命贊普復坐貶虜以

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樞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
宰相杜祐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祐答拜堂上復以鴻臚
少卿李銛丹王府長史吳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欵隴州塞丐
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
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玘以扶餘準李驂
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驂隴西人貞元初戰沒于虜者使者
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爲豐王府司馬驂嘉王友吐蕃使論
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
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緝破
其衆三千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劔南兵拔峨和栖雞城十四年乃
歸矩立藏等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尚塏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總
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殺弓揖讓射沙奴卽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譁曰苟母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韉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太宗卽位遣祕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縣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舍

糊應之至是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叅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使初夏州田縉哀沓党項怨之導虜人鈔郝玘與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講備邊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寧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

郭錠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
寇讐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
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
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
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
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
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
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
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刀城
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桂所定封石
皆什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
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

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
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
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
之夏牙也周以槍纒率十步植百長槩中刺大幟爲三門相距皆
百步甲士持門巫祝烏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
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
首佩金鏤劍鉢掣連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
悉答熟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
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
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連
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連不歃盟畢以浮屠重
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增藏館

未

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增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束始矣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增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寔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遺論悉諾息等人謝天子命左衛大

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增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盞銀冶犀鹿貢犛牛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劔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氍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悞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熟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

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
絀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
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絀氏子邪哭而出用
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未名農力熱猶中
國號郎也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
至渭州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
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
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
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
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
仕贊普彊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
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

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
婢聞之厚幣詒書約驩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
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厖結心莽羅
辭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
甚盛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辭呂以伏兵衷擊
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旣不得志尤猜忍殺戮部
將岌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
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藏縋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
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鷓雞山再戰南谷皆大
敗兵挈仍歲不解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
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聞出雞
頂嶺關馮硤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進戰彘

牛硤婢婢將燭盧鞏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罷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眾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玘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

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饟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

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命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亾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顥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

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唃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虢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亾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終

唐書二百一十六下

唐書二百一十六下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雪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

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
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
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
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
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
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
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屬
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
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
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
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臯蘭州斛薛爲
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

蹕林州白雪爲賓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
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卽
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
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寵遠夷
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
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錄
盃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
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
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
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漣肉待使客歲
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
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

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霄它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達千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壻故烏紇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卽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祭備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俱羅勃旣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廷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

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匄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霄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匄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密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囉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啗曰葛薩曰斛唃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

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
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
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
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
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
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
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
敦妹爲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毗
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
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曩而後
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

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唯所命
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爲葉護
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
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
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旣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
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豐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
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廷節度使李嗣業
夾虜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
滄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
羅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
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
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巖莊挾安慶

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群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雖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冊磨延噶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瑀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

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即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氈等乃使王子骨吸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又遣大酋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吸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勢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

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爲可敦明年使大臣俱錄莫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通謁於延英殿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存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

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進少華琚榜

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拏戰喋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戮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琚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於是冊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

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以左散騎常侍王翊使卽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爲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其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遣以纏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誓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

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陳家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給也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霰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繒絲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羸橐它給行宰相餞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

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馱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不如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卽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

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
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
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錄等還國
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
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
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
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卽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
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
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
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
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
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往言

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
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
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
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
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
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
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
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
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
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
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卽位必償怨乃謀先苦
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

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反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尉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

已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毋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齋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

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塔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荅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鶻公主拜賢妃荅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升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荅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書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慧端正長壽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

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汨沒密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涖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馱虜哀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廷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大半迦斯奔還襲古挈餘衆將入西州迦斯給曰第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帳殺之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

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鴻臚少卿庾鈺冊阿啜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勝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紇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昃來朝昃本唐人呂氏爲可汗養子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賚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

來詔祕書監張薦持節冊拜愛勝里邏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材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藥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所嗣爲勝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湏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愛登里羅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礪鵝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

增甲兵飾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惟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斤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節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纍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

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終

西川中圖
氏圖回鹘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西川中圖
氏圖回鹘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侗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眾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為昏禮使冊拜主為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間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

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姆侍出
西向拜已退卽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銳復出拜
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
向羣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
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
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
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卽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
冊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
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冊爲愛
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
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廬馭特勒爲可汗方歲

饑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卽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
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
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
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
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
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
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
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
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
子嵬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
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
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

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詔諸道兵合討噶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卽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間門山而特勒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噶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噶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噶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啜昌化郡公烏羅思寧朔郡公並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

大將軍加賜噶沒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噶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噶沒斯等旣朝皆賜李氏名噶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卽拜歸義軍副使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順沔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

明年又爲弘順所破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
苾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
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麀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
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帑及所賜
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躡弘順厚啗黑車
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
皆饑寒痕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卽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
捻特勒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等以
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
王傅兩稟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
據滹沱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
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貴人之官遏捻可汗哀殘部

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
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遏捻懼
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
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
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特勒
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
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卽冊拜噶祿登里邏
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
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
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
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
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

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據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雪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僂路齋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

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太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彊大爲患欲產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小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障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

與奚習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盭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

爲伍一執馬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逐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輒踏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禱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赦云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歛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俛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彊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

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
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夷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親帝
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亨羣臣侍陳寶器奏慶善
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
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
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貨或
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執尚可悔夷男
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北亦須有主
然舍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
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
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今禮不具而與昏
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信不可失帝

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疆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
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
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壻名重而援堅
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
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
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曰歸
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卽來夷男沮縮不敢謀以使
謝固請助軍帝嘉答高麗莫離支令靺鞨以厚利啗夷男欲與連
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始延陀請以庶子曳
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
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襲
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

卽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掎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卞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眞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人朝拜右武衛

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

嶮彈州處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嫩然節理猶在世謂康于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獲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鶩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匄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卽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臯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臯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鷲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

郡公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罵曰若負舅肯忠於我折其脛囚死彌峩城釋之子城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卽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匭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阿跌亦曰訶啞或爲跌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匭三踏實力永徽初高俚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卽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

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寢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

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於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流金馱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

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賓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卽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羸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穢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參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

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駿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雕以馬耕田馬色皆駸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漚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劓髮樺皮帽構木類并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劔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者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

骨亦曰紇斡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
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
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伉男子有勇
鯨其手女已嫁鯨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
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
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爲麩糜糶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
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
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羴羴鹿黑尾黑尾者似麀
尾大而黑魚有茂者長七八尺莫浪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鷹鷲鳥
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
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
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
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納
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釧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氊喜佩刀礪賤
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錦罽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羶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
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
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
無負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
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
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務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
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
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
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

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磧鵝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

俟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紇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旣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鬪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卽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

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
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
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
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
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
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
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
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卽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
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
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
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
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

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
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
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
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
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
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
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
傳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
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服而臣
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
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

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
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
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
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終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安政五年十月又二月句讀了

待後夏夏長

